李溫陵集

李温陵集卷之十四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讀史

藏書紀傳總論

李氏曰人之是非初無定質人之是非人也亦無定論無定質則此是彼非並育而不相害無定論則是此非彼亦並行而不相悖矣然則今日之是非謂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謂爲千萬世大賢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謂予顛倒千萬世之是非而復非是

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則予之是非信乎其可矣前三代吾無論矣後三代漢唐宋是也中間千百餘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然則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夫是非之爭也如歲時然晝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後日又是矣雖使孔夫子復生於今又不知作何如非是也而可遽以定本行罰賞哉老來無事爰覽前人起自春秋訖于宋元分爲紀傳總類別目用以自怡名之曰藏書藏書

者何言此書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書也而無奈一二好事朋友索覽不已予又安能以已耶但戒曰覽則一任諸君覽觀但無以孔夫子之定本行罰賞也則善矣

藏書紀傳後論

李卓吾曰聖主不世出賢主不恒有若皆如漢祖孝文孝武之神聖孝昭孝宣之賢明則又何患乎其無臣也唯聖主難逢而賢主亦難遇然後大臣之道斯爲美矣故傳大臣大臣之道非一有因時而若無能

者有忍辱而若自汚者有結主而若媚有容人而若
愚有忠誠而若可欺以罔者隨其資之所及極其力
之所造皆可以輔危亂而致太平如諸葛孔明之輔
劉禪可以觀矣非謂必兼全五者而後足當大臣之
名也大臣又不可得於是又思其次其次則名臣是
已故傳名臣夫大臣之難遘亦猶聖主之難遭也倘
得名臣以輔之亦可以輔幼弱而致富强然名臣未
必知學而實自有學自儒者出而求志達道之學與
矣故傳儒臣儒臣雖名為學而實不知學往往學步

失故蹤跡而不能造其域卒爲名臣所嗤哄然其實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亦無怪其嗤笑也自儒者以文學名爲儒故用武者遂以不文名爲武而文武從此分矣故傳武臣夫聖王之王也居爲後先疏附出爲奔奏禦侮曷有二也唯夫子自以嘗學俎豆不聞軍旅辭衛靈遂爲邯鄲之婦所譏據千萬世之儒皆爲婦人矣可不悲乎使曾子有子若在必知夫子此語即速貧速朽之語非定論也武臣之興起于危亂危亂之乘由於嬖寵故傳親臣傳近臣傳外臣外臣者

隱處之臣也天下亂則賢人隱故以外臣終焉嗚呼受人家國之託者愼無刻舟求劍託名爲儒求治而反以亂而使世之眞才實學大賢上聖皆終身空室蓬戶已也則儒者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信矣若康節先生明道先生龜山楊先生皆儒也雖曰古之大臣又誰曰不宜又誰敢嗤之作列傳

世紀總論

李生曰一治一亂若循環自戰國以來不知凡幾治幾亂矣方其亂也得保首領已爲幸矣幸而治則一

飽而足更不知其爲麤糲也一聽而安更不知其非廣廈也此其極質極野無文之時也非好野也其勢不得不野雖至於質野之極而不自知也迨于若孫則異是矣耳不聞金鼓之聲足不履行陣之險惟知安飽自適而已則其勢不極文固不止也所謂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雖神聖在上不能反之於質與野也然文極而天下之亂復起矣英雄並生逐鹿不已雖聖人亦順之爾儒者乃以忠質文並言不知何說又謂以忠易質以質救文是尤不根之甚矣夫

人生斯世惟是質文兩者兩者之生原於治亂其質也亂之終而治之始也乃其中心之不得不質者也非矯也其積漸而至於文也治之極而亂之兆也乃其中心之不能不文者也皆忠也夫當秦之時其文極矣故天下遂大亂而興漢漢初天子不能具鈞駟雖欲不質可得耶至于陳陳相因貫朽粟腐則自然啓武帝大有爲之業矣故漢祖之神聖堯以後一人也文帝之用柔文王羑里以後一人也西楚繼蚩尤而與霸孝武紹黄帝以增鄗皆千古大聖不可訾議

羣雄未死則禍亂不息亂離未甚則聖神不生一成一質一治一亂於斯焉見矣

田齊

齊之亡甚無謂齊王建餓得亦甚可憐然如建者不餓死中甚用也餓死一無用狥漢而可以全活數十百人猶且爲之況全齊百萬生靈乎干戈不格且四十年戰國之民齊何獨幸與夫天之立君本以爲民爾由此觀之雖謂建有大功德於民亦可

漢文帝

歷代詔令多文飾惟孝文詔書字字出肺腸讀之令人深快予故備載之孝文深得退一步法自然腳跟穩實故其詔令不虛也學者未知黃帝老子之實謂之異端楊朱氏能令天下禍敗吁請細觀焉毋但哺前人糟粕也

魏

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及伏后被弒節立爲皇后曹丕受禪遣人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是數輩后乃呼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曰

天不祚爾嗚呼誰知此罟遂成讖也漢獻帝既爲公以后爲山陽公夫人相傳至玄孫秋猶爲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未絶也永嘉不競氐羌並起司馬已失天下况魏乎嗚呼又誰知漢以公相傳又且幾百年而魏之不祚一至此也西晉已亡而後漢之祀絶則漢之祀有五百餘年其末代如周之寄食東西而更勝之矣深仁厚澤之報何如哉故有國者不可以急于取國而恣爲勦絶撲滅之威以自擅而圖後禍也亦欲爲慮後之圖孰知後禍更速乎魏武司馬懿

是已魏武好殺其子丕先殺其弟禁錮其宗其餘盡夷滅於司馬懿之手無子遺者司馬懿好殺又多殺曹氏奪國未幾而司馬炎二十五子咸自相吮不盡者懷愍二君總奴虜斬截于羌胡矣天之報施竟何如哉天道好還人不可以獨殺諒哉余故謂曹后天不祚爾之言有驗也

魏之前後五帝共享國四十一年其一被弑其二見廢唯丕與叡僅存然則魏武亦枉苦心矣本欲滅吳幷蜀以一天下孰知吳蜀未滅而已先滅耶又豈料

俯仰之間四十餘年蕩然遂無復有耶已取天下於人若此其難人取天下於已若此其易難易之故吾知雖以曹公之多智亦必不能逆爲之籌矣可不悲歟奐在位七年虛器也髦在位七年身且不保求爲虛器又不能得也芳雖在位六年乃廢然實他人子非魏物也其與司馬晉之爲牛嬴秦之爲吕等耳未絶而先自絶矣然則自魏明帝而後稱魏帝者空有帝之名無帝之實也吾又以是觀之丕七年叡十四年是魏之有天下也實則僅僅二十又一年也只有

二代相繼而爲帝也魏武不亦枉哉而苦心乎哉悲夫

晉司馬氏

李生曰司馬懿于曹丕至善也曹叡之愛禮懿亦至懿盖兩朝顧命大臣受遺託寄非孟德父子之于漢比也既受其託殺而奪之以爲已有既廢芳立髦矣復弒髦而立奐又廢奐而自立豈其主有劉禪之庸孫皓之虐者乎夫庸如劉禪而蜀之君臣如故也虐如孫皓而吳之君臣如故也必如司馬氏父子則國

家崇班重任盡爲盜柄君之視臣如股肱心膂者不引而納之蕭墻之內也一介之士必有密友況有國者將奚託哉是不容不以篡弑論矣

宋齊梁陳

卓吾子曰劉裕以讖故弑昌明立恭帝又遣傅亮諷帝禪位帝欣然書詔曰晉氏已久失之重爲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遜于琅邪第夫裕之功德巍巍四海皈心久矣晉氏衰弱已極即以琅邪一區處之如漢獻故事亦自無患何必更使兵人踰垣而

入弑之也雖司馬懿之毒必發虐必報然爲裕者亦可省此毒手矣連弑二無罪之君以自種毒故裕子義符即位未幾復爲傅亮所弑子孫繼立自相屠夷無遺子者而蕭道成遂勒兵而入毒亦遂發矣蕭道成之來也猶謂功在社稷志切救主反爲蒼梧所害出不得已於是焉廢蒼梧而立順帝復弑蒼梧而即帝位封順帝爲汝陰王足矣人心歸齊而怨宋亦自無足慮者乃復弑順帝令宋室子孫無少長皆歿何也是又無故自種此毒也故蕭衍代齊遂廢寳融爲

巴陵王仍遣鄭伯禽以生金進而加措之此亦蕭道成自種之毒不得不發於其子孫與蕭衍之手者又可逃乎設使道成子孫不自相屠至蕭衍亦必不肯留種矣最好笑者蕭衍斷死刑則泣以麪爲犧牲而以昭明太子故盡殺道士略無憐顧卒致太子死而身爲侯景所弒其子簡文求死不得竟絕於土囊之口矣又并其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盡數皆死其毒不更憯耶夫我以生金進彼彼亦以土囊進我一施一報自是常理也獨陳霸先不忍殺一口以代

梁故其後主雖荒淫不度遭遇隋堅刻毒異甚反哀
而禮之爲不奏吳樂以安其心夫堅豈不嗜殺人者
陳霸先之不殺先之也余是以知毒之發百倍於種
禍之加萬倍於施天道不爽如此可畏又如此奈之
何甘自種毒而不悔也

燕慕容氏

儁疾寢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沖幼社稷
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致治之主也陛下若以臣
爲能臣請輔少主儁喜曰汝爲周公吾復何憂乃召

吳王垂遜鄴召恪及司徒評受遺輔政後恪疾亟薦秦暐為符堅所滅李生曰慕容儁何如二字大類劉先主臨終之語舍著北地王諶不立舍著諸葛公不授挈而傳之亦偶可笑也

大臣總論

大臣之道亦難矣予觀古大臣之用心畧有此五等者故別而論之夫因時者無作為之迹遐哉邈乎不可尚矣但能忍辱者亦妙於趨時務結主者尤貴于含垢此非休休有容者不能也而要其寔皆本之于

至誠惡能强之哉則謂此五者一大臣之能事可也近世若李文正同時若盱江羅汝芳其人非乎羅尤難識雖有大賢未免疑謗而況于庸衆人耶殆無怪乎老且死矣而竟不獲用于世也蓋世之好尚不同士之志業亦異如必兼全五者而後爲政則千古無君臣矣但能各從所好一門深入亦足當棟梁之任卓然不易幾及此古人所以致慎于學術也惟學術之不究而冐焉以身試之是以知其次不可耳且夫騁其材智恣其胸臆狃于聞見鶩于虛名縱幸而成

亦與野戰者等也又安知天下之重不可以輕擲僥倖之事不可以嘗試乎輕擲而屢試之而屢不悔彼所謂大賢君子皆是也而王介甫張德遠其甚也介甫不知富強之術而必欲富強德遠不知恢復之計而惟務恢復悲乎是直以君父為兒戲也矣

叔孫通

晉叅遵何約束丙吉守魏之規叔孫因陋就簡制作禮樂以粉太平是皆以無用為用者也夫禮樂何處無之若必待積德又至百年則人道之滅久矣且世

無百年之運人無百年之世信如兩生之說則雖賢聖亦徒然耳曷足貴乎彼盖不知夫擊壤而歌者真盛世之聲也鼓腹而遊者真盛世之容也當漢時君臣方免於爭戰之苦而歌呼慶幸于殿陛之間皆自以爲至樂矣稍緜蕞之便與天地同節又何待也積亂成治積虐成德三章約法彼安堵之民一言而遂定及是已盡出于烈熖之中矣其爲手舞足蹈雖有夔可得而復加之邪然則叔孫生之禮樂亦若此焉耳爲漢儒宗不亦宜與

王導謝安

當晉之時何時而其主何主也中原爲胡虜之區其君臣巳偏安一隅矣大將持重兵于外欲以擁衛朝廷而反遥制朝廷之權矣此時尚可爲乎然晉祚延者何王謝之力也偉哉二公之于晉也無求備無取必無敢僥倖譬如有虚怯之症飲食可進則進之不可則俟之不遽試以金石之藥攻刦之劑以無病視病故其病不治而自愈矣何者忘之也夫天下之病以治而失者多矣若常卧病時而能忘其病此其

忘身無患固非扁鵲倉公之所能驚也況世醫乎自
道德教遠世之言治皆苟焉耳不思因時之政治以
不治雖黃帝不能違而況累卵之時乎善哉王茂弘
之言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此思憒憒安石亦曰不
爾不成京師至哉言乎于道德深且遠矣獨怪夫有
宋之時君臣俱犯虛怯之症其不足有為明矣一時
大賢起而欲救之務為求全果於取必乃百藥雜試
以圖僥倖而遂壞之也悲夫

狄仁傑

梁公始者幾危後得免于虎口遂悟黃帝老子之旨同流合汙與世委蛇對主褫裘當朝蒲博非但全唐亦以完軀其事偉矣又可喜者婁公實薦梁公而反以爲不知人梁公實重婁公而反數擠之于外朋黨之疑不開二張之交巳合后雖忮忍不知反正之權巳在此老掌握之中矣所謂汚其身以善其君者梁公有焉奈何作史者往往添足其間欲以爲梁公諱也故儳其要者錄之于篇亦以見當斯之際尚有能爲之人則天下決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爲之事矣

特林善學黃老如梁公者徒使人扼捥嘆息恨不得起之于九原耳

公孫弘

轅固以弘爲阿世仲舒以弘爲從諛長孺以弘爲不忠似也予謂臣而忠可也獨不思難乎其爲上與主欲聖而臣欲忠夫誰獨無欲者今臣欲忠而不以聖歸其主主欲聖而不以忠與其臣是以愈相持而愈不相値也必也其至忠乎至忠者不忠乎津侯是已夫帝素憚汲汲亦素面折帝帝之多欲如故也汲以

忠求帝反以戇與汲是故忠未獲而淮陽之命下
矣平津侯不然天子使吾丘壽王等難弘弘詘服使
朱買臣等難弘弘則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盖
歸其能于主而居已于不能上下之道當如是耳然
天子卒用侯言不置滄海不通西南夷族郭解而舍
卜式非人情不軌之臣則帝之受益于侯者亦弘矣
作史者乃稱其意忌而復引二人以爲證夫主父之
僨甚于郭解可勿誅邪仲舒以明灾異下獄論死與
弘何與也況膠西之相惟仲舒能以禮匡王爲王敬

事舉能其官又可過乎

盧懷愼

懷愼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崇此與視人之技若己有見人之彥聖能容何異乎誠大臣也夫世之以清白自守濁視他人者皆是也況公何嘗無才乎當局而讓姚崇身退而薦宋璟執手數語天寶之後若身見之才與識兩俱勝者也

容人大臣

結主者綦獲上之誠容人者蒦綦誓之美有自來矣

夫自秦穆著誓孔子取以爲平天下之要訣而後一个臣者不難擇矣所謂一个臣者無他技蓋斷斷乎其無他技也非有技而藏之不試也夫有其技者必以技爲天下役自無其技則天下之技往歸焉此自然之勢也故爲君者擇一相而已所擇乎一相者非有技也爲其好人之技也而君能好之則天下平矣然自古至今多才與技者未嘗乏人獨好技者之難何哉以其未嘗無他技故耳后儒不識好惡之理一旦操人之國務擇君子而去小人以爲得好惡之正

也夫天有陰陽地有剛柔人有君子小人何可無也君子固有才矣小人獨無才乎君子固樂于嚮用矣彼小人者獨肯甘心老死乎黄馘乎是皆不可以無所而使之有不平之憾也使小人而可以無所則是天地有棄物而慈母有棄子也必天地而不生此物父母而不生此子也而後可否則未有不以技爲天下役者矣而奈何去之之吾恐仁人之所放流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故列叙古之大臣復取其能容人者以爲世鑒焉

藺相如

卓吾曰言有重於泰山相如是也相如眞丈夫眞男子眞大聖人眞大阿羅漢眞菩薩眞佛祖眞令千載如見也

張良

漢之三傑皆爲帝所疑獨不疑子房者以子房終始之心至明白也昔人謂子房善藏其用夫秦項滅而英雄之恨已銷可以辟穀謝世矣何用之藏與使子房而功名富貴人也當不已於好謀用知之私雖欲

藏用以求免帝之疑又可得與信何是已信無足論矣觀何日夜求免于疑者至無遺策矣何亦自以爲得藏身之知也然帝疑何之心卒與何相終始其得免于械繫者直幸耳乃知心迹苟明雖智如子房未始藏其用也范蠡惟不勝好謀用智之私故卒以滅吳覇越成萬世之名夫會稽之棲報父之仇也非無罪而興師者也舍而不誅蠡之君臣當用以爲德矣謀之二十餘年自強可也雪耻可也乃句踐既許吳成矣蠡獨鼓進兵何哉以長頸鳥喙之人猶撫泣而

不忍其祭者矣獨何忍乎太伯之祀忽焉遂絕何勝之疑從茲甚矣與其逃海避誅以知求脫孰若優游廊廟使悍后妒主皆信而不疑也故爲陶朱公者去越適齊又去齊適陶役役于利名之場老死而不止是用知之過也則謂留侯善藏其用亦可也

呂好問

李綱丁此時不思多方博訪耆德以佐時艱乃一好問不肯容留惜哉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納之以法懼者衆矣非虛言也好問跨父越祖不用眞其可惜眞可

惜

鼂錯

鼂錯區區欲圖袁盎自速反噬無足怪也然而漢景之愚亦已甚矣若錯但可謂之不善謀身不可謂之不善謀國也錯之對其父曰固也不如此宗廟不尊劉氏不安其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予嘗痛哭此言曰冤哉錯之以忠受戮也鼂賈同時人皆以賈生通達國體今觀賈生之策其迂遠不通者常十而一二也豈如鼂之鑿鑿可行者哉故宜魏相諸賢多從

鼂賈以致中興也然言鼂則賈兼之矣餘無能出賈之右者也

張騫

張騫持漢節入匈奴十三年而不失與子卿何異同時八十餘人皆沒獨騫與堂邑父兩人在耳身所經歷大夏大宛烏孫康居大小月氏不下三萬餘里所至戎人愛而信之以故兩度得脫無困迫憂則其才力固有大過人者予固取其節而重其才益信漢武之能得士也

王曾

王孝先人品甚高事業亦偉以今觀之俱無足論予獨喜其能以計去丁謂也以謂之奸位元宰交結方深一旦去之如縛雞然卒展動不得可謂有用之學術矣去凶人定國家安善類幾不察則失身城狐社鼠禍蔓延必重悞國自古所難也予謂公即此是學矣使以公之才而知如此之爲學則當皇帝幼冲劉后垂簾丁謂已去而社稷之寄在我胡爲乎裁抑劉氏使不得一行其意便以爲輔相之能哉其後呂相

維之卒安劉氏而成仁宗四十年恭儉之德公豈未諒之邪奈何復相而復攻呂之短又不得容其身于明良之朝也史臣無識于公之去丁也既明丁非其罪矣乃復爲公諱曰獨衆論稱快云夫丁果當去不必當罪去丁果當不必稱快知此則可爲天子大臣矣

趙鼎

趙鼎卒其子汾護喪歸葬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是日皆攜酒來會葬陰遣縣尉翁蒙之以搜私

醵爲名欲馳往掩取之以爲奇貨而不知蒙之固正人也蒙之急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令盡焚篋中書以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搜索悉無所得鬨之一家賴以紓禍蒙之力也李生曰守臣枉出奇計縣尉自有蒙之人生品格已就豈在官爵崇卑

陳亮

亮卒之後葉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李卓吾曰終始知公者葉雖與文公游文公不知也乃郡守周葵早歲便知亮異哉堂堂朱夫子反以章句繩

亮麗豪目亮亮悲夫士唯患不能豪耳有能有豪而後眞精細出矣不然皆假也

富國名臣論

史遷傳貨殖則羞賤貧書平準則獻功利利固有國者之所諱與然則太公之九府管子之輕重非歟夫有國之用與士庶之用孰大有國之貧與士庶之貧孰急漢自高帝圍于冒頓高后辱于嫚書文景困于中行說堂堂天朝犬戎侮之至妻以公主而納之財捬且不得免也烽火通甘泉邉城晝警而入粟塞下

募民徙邊積穀屯田殆無虛歲矣武帝固大有爲不世出之主也于此肯但已乎今夫富者力本業出粟帛以給公上貧者作什物出力役以佐國用助征戍是所益于國者大也獨有富商大賈羨天子山海陂澤之利以自比于列侯郡君而不以佐國家之急果何說乎設使國家無有此固無損也夫有之未嘗益則無之自無損此桑弘羊均輸之法所以爲國家大業制四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且其初亦非有意盡奪之也既拜爵以勸之矣又大封賜卜式以奪

糶風厲之矣而商賈終不聽也故重征商稅使之無利而止然後縣官自爲之耳又于京師置平準以平物價使之不至騰湧而後賈賤賣貴者無所售其嬴利其勢自止不待刑驅而勢禁之也弘羊既有心計又能用人其所用者前有爵賞之勸後有誅罰之威是以銖兩之利盡入朝廷奸吏無所措其手足不加賦而國用足矣太倉甘泉一歲皆滿邊餘穀賞賜日以鉅萬皆取足大農大農財帛盈溢如故也武帝之雄才如何哉甚矣孝武之未可以輕議也宋之王安

不吾不知何如人者乃亦欲効之可乎夫安石不知其才之不能而冒焉遽以天下之重自任議者不以其才之不足以生財而反咎其欲奪民之財則其所見又在安石下矣夫安石之遇神宗猶夷吾之于齊商君之于秦也言聽而計從之矣然夷吾行之迨二百餘年以至于威宣猶享其利商君相秦不過十年能使秦立致富強成帝業乃安石欲益反損欲強反弱使神宗大有爲之志反成紛更不振之弊胡爲也哉是非生財之罪也不知其所以生財之罪也嗚呼

柔弘筆者不可少也

卓茂

李生曰偉哉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之語也夫以禮教汝汝必無我怨惡若以律治汝則一門之內小可諭大可殺將無所措手足矣柰之何爲民父母者不念也苟一日之間三復斯語安有不與惻惻之念者安有無所措手足之民也然茂爲密令亦必數年之後教乃大行則非久任不遷亦當以不及降調罷歎罷斥矣烏能澤及密黎聲施後世乎

徐有功

鉅鹿主簿潘好禮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論之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曲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也李生曰果然哉平情待下正直事上剛而能恕尤爲難事張文成爲有功贊曰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𡸣鴟梟之内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可謂善名狀矣

謀臣

士之有知謀者未必正直而正直者亦未必有知謀

此自然之理也世人之貴正直也久矣余謂惟知謀之士不用而後正直之臣見節義之行始顯耳節義者敗亡之徵也東漢之末事可見已夫惟國家敗亡然後正直節義之士收其聲名以貴于後世則何益矣歷觀近古嬴氏興而六國之謀臣盡走咸陽而後屈平以死諫顯于楚李牧以死戰顯于趙荆卿以匕首入秦顯于燕矣雖數子者其名美彼列國者曾奚賴乎漢興而陳平之謀居多乎非惟有定天下之勛亦且有安社稷之烈使當時無周昌王陵等數十輩

亦何損于漢也由此觀之創業中興之主所用所養皆可知矣予以謂知謀之士可貴也若夫惇厚清謹士之自好者亦能爲之以之保身雖有餘以之待天下國家緩急之用則不足是又不足貴矣是故惇謹之士于斯爲下循良之吏悃愊無華方之能吏京兆趙張才質固殊有便于民其寔一也

廝養卒

可惜此廝養卒不載名姓皁吾子曰廝即姓養卒即名其姓名即千載不朽矣豈似世之自負著姓有名

望而實與艸木同腐者乎

荀彧

荀彧既屢以高光劉項爭天下事許曹操矣却拒董昭之請何耶世間道學好騎兩頭馬喜踹兩脚船專欲無厭思惟兼得而不知人之不可欺卒之俱不能得而反以兩失也豈獨荀令君然哉裴松之等取唐衡生卒之年苦爲彧辨又謂其出於不得已皆無見識之甚要知無之不足爲彧竒有之不足爲彧累焉用辨矣

屈原

予讀漁父之詞而知屈大夫非能言之而不能行也蓋自不肯行也人固有怨氣横臆如醉如夢尋死不已看此等是也宋國顛覆姑且勿論彼見其主日夕愚弄於賊臣之手安忍坐視乎勢之所不能活者情之所不忍活也其與顧名義而死者異矣雖同在節義之列初非有見於節義之重而欲博一死以成名也其屈大夫之謂與

伍員申包胥

伍員旣沒而後楚有屈原雖生不並世要皆楚之烈也箕原自欲效而員乃爲人所死屈原決擇於死生之際唯死爲可故卒就死以明巳之生眞不如死也伍員知吳之必亡而不知巳之先亡吳猶未亡而身先亡於太宰嚭之手矣其視屈大夫實大逕庭吾是以後之雖然伍子胥之必覆楚也申包胥之必復楚也絕孝純忠驚天震地此中若妄有褒彈是誠減却一隻眼矣豈可豈可

侯生

侯生之刎頸送公子也感公子之知我也是固然矣然特其一耳余嘗有矦生詠今錄之夷門畫策却秦兵公子奪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萬歲有侯嬴是亦然矣而未盡也余又有荊卿詠復錄之荊卿原不識燕丹祗為田光一死難慷慨悲歌為擊筑蕭蕭易水至今寒向使田光不死則荊卿決不見用矧肯入秦乎故田光以死激荊卿而匕首發侯生以死激朱亥而晉鄙椎何者荊卿於太子本無相知之素朱亥于公子亦無深交之分也當公子親迎侯生

時侯生故過朱亥而立公子車騎市中豈眞不知公子之退讓而復借此以觀之哉公子既終不問然後權詞以稱之耳使公子當日果能請屠者與之同載而歸則屠者即爲公子客矣當自能爲公子死也何待竊符之日乃謂公子曰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可使擊之乎是朱亥至是尚爲侯生客未嘗爲公子客也非公子客又何以得其死力而用之故侯生死而朱亥決矣夫古之君子貴成事急然諾如是而已事苟可成然諾苟可不失則𦛗鑊如飴何足

怪也侯生本以智謀奇而余獨列在節直之科者以其視死如歸不難報德以成事也噫若侯生者豈直爲節直之雄哉雖爲天子大臣可矣

王章

治京兆者前有趙張後有三王三王者王尊王章王駿也駿王陽之子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誠然哉請以身塡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也王章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反言鳳不宜用爲鳳所陷卒不念牛衣涕泣時何哉然與趙廣漢始事霍氏後揣上

旨遣將兵吏入霍氏之門搜索推破斧斬門關甚矣吾謂王章可敬也班氏譏之非也雖不聽婦言而死要無害其為兩賢者嗚乎章賢者也有妻有女又賢是可以死

龔勝等

人言西漢明經術東漢重節義以今觀之西漢之節義一何多也但西漢之直節隱於下東漢之直節憤于上隱於下者本圖免死又或不免於死或不免于全家俱死憤于上者自分必死以救同類之死以冀

惡黨之不敢肆而惡黨竟肆同類竟攻況一身一家
乎吾以是觀之處衰亂之世當危亡之朝或上或下
皆未有可者也然則亦任之而已且漢自孝安而下
國宜亡矣而卒不亡者何居則以賢人滿朝君子接
踵虎視雖眈而虎口常探龍戰雖傷而龍鱗屢逆百
折不回九死靡悔李杜滅而李杜復繼之終不以于
野之血玄然黃然嚇嚇可畏而遂縮也假使何進能
聽太后之語不妄召外兵以討諸閹則袁曹雖強亦
何纍而起乎蓋至于老瞞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篡

漢自立則孔融雖死其所裨於漢帝者弘矣殺其身無益於君已勝于老奴牖下者萬萬况有益于君耶西漢哀平未甚失德也而王莽從容焉飾智矯廉以取之向使終始謙恭下士不改漢家舊制則潛移嘿運不覺矣故知虎豹在山藜藿不采非虛語也吾又以是觀之東漢諸賢之憤于上非得已也然上焉可也憤焉不可也正已而不求人以潛消其非僻之心正已而物自正以坐收其不顯之益斯善矣雖然此必學焉而後可也世之學而後入政者能幾人哉嗚

呼不憤不發夫子嘗曰殺身以成仁矣孟子亦曰舍生而取義矣事君致身此萬世律令也此而不發憤更待何時而後發憤乎若夫明哲保身之云直謂不在其位者發非謂居高食厚者發也道學先生慎勿錯引聖語以誤後世其可

朱穆

范曄論之曰穆著絕交論蔡邕以爲貞而孤於是又作正交以廣其志夫古之善交者鮮矣漢興稱王陽禹貢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曄蓋譏

絕交也是豈識公叔著論之本意乎况荆卿豫讓歷萬世而一遇遇且不可又曷可絕也曄之見益鄙矣且决彈冠結綬時勢相依正今士之弊曄獨以爲至交傷哉益以見世之無交也不待絕而自絕矣因爲

歌曰

不須絕交交自絕我交已絕我無交可絕　一絕

叟有劉峻賡而論之可喜范曄不睹其辭　二絕

范氏若在必有發貶著書立言有口無眼　三絕

荆卿豫讓千載無雙朱暉朱穆祖孫畧同　四絕

范滂何人厥膽孔大無識無行口復利害 五絕

欲絕交游先絕此囚伯宗劉漑未足深仇 六絕

范式孔嵩

李生曰觀二子官皆至刺史郡守則前此舉動皆馬扁也非虛卿真節義比矣謂之局騙不亦宜乎然二子亦難矣信如巨卿則雖馬扁吾甘奉之也

田疇

陶淵明擬古云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者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

於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觀陶公此詩則子春始終爲漢亦已可知矣其不受爵禄有以也

李溫陵集卷之十四

李溫陵集卷之十五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讀史

道學

道之在人猶水之在地也人之求道猶之掘地而求水也然則水無不在地人無不載道也審矣而謂水有不流道有不傳可乎顧掘地者或棄井而逃或自甘于涸濁臭穢終身不見其泉而遂止者有之然而得泉者亦已衆矣彼謂軻之死不得其傳者眞大謬

也惟此言出而後宋人直以濂洛關閩接孟氏之傳謂爲知言云吁自秦而漢而唐而後至于宋中間歷晉以及五代無慮千數百年若謂地盡不泉則人皆渴死矣若謂人盡不得道則人道滅矣何以能長世也終遂泯沒不見混沌無聞直待有宋而始開闢而後可也何宋室愈以不競奄奄如垂絕之人而反不如彼之失傳者哉好自尊大徒爲標幟而不知其詬誣亦太甚矣今夫造爲謗言誣害一家者其罪誅令以一語而誣千百載之君臣非特其民無道其臣無

道其君亦且無道一言而千古之君臣皆不免于不
道之誅誣罔若此有聖王出反坐之刑當如何也而
可輕易如此矣乎予甚恨之是以不能已于太息焉
晚年多暇意欲一洗千古之謗而力不能致全書又
老來好書目力既竭討有行游四方就正有道日聞
所不聞庶幾快之而筋力衰矣出門復難就正未易
意耳目無功聞見自狹予雖欲尚論古人以知其世
何可得也姑即平生所知者錄而別之目爲有德之
儒雖師友淵源莫詳次第而僅存什一要當知道無

絕續人具隻眼云耳

荀子

荀與孟同時其才俱美其文更雄傑其用之更通達而不迂不曉當時何以獨抑荀而揚孟也中間亦尊周孔然非非俗所以尊者亦排墨子亦非十二子然亦非世俗之所以非者故曰荀孟吁得之矣

孟子

孟氏之學識其大者眞若登孔子之堂而受衣鉢也其足繼孔聖之傳無疑其言性善亦甚是然至盡排

衆說猶未免執定說以騁已見而欲以死語活人也

夫人本至活也故其善爲至善而其德爲明德也至

善者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惟無善無不善乃爲至善

惟無可無不可乃爲當可耳若乃執一定之說持刋

定死本而欲印行以遍乎天下後世是執一也執一

便是害道孟氏已自言之矣彼其意不過欲急于覺

人耳夫使人而可覺也則樂正子之徒當先覺之矣

乃其徒卒無一人信性善之說者何哉又使天下而

可覺也則戰國當先覺之矣乃戰國之君臣亦未有

一人肯信性善之說者何哉又使後世而可覺也乃後人誦性善之說者未嘗不喜談而樂道之也而何善人之少也由此觀之覺人者可思也惟夫子之善言性也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上知與下愚不移不執一說便可通行不定死法便足活世故曰孔子其太極乎萬世之師之也宜也孟氏知尊夫子而願學之也亦宜也然以爲賢于堯舜以爲生民未有則亦不自知其言之過矣夫孔子自謂好古敏求學而後知之者矣乃堯舜性之也何易賢也若以謂舉作用

而言則孔子之舉措分明是舜以下聖人之舉措也觀其蔓寀周公可見矣夫周公且非舜比也而況堯乎當堯之時洪水之害極矣衆方舉鯀堯故知之然且順衆而用之不徒用之用之且至于九載至九載而績用弗成也乃已其舉禹舉稷舉皐陶伯益舉十六相而誅三凶且殛鯀也皆舜攝位以後事也由此觀之則堯之端拱成化後世烏能知之哉而以爲賢于堯不過情乎然此猶可委曰弟子互相神聖其師云耳乃王伯之辨則舛謬不可通甚矣夫稱天下之

所歸往曰王前此而王者有三故曰三王王者不足爲天下之歸往則方伯連帥脩其職業佐王者以定諸侯寧一天下于是始稱方伯之任故謂之伯自古未嘗有知其任者而齊桓始行之桓亦不知行此也管仲相桓寔首任之而桓公不知也故桓公欲征西戎仲因之令燕脩召公之政桓公欲伐蔡仲因之責楚包茅之不入曹沫之刼桓公其事舛矣仲因之令還魯之侵地而布大信于諸侯所謂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兵車不以而諸侯歸服桓公之忿以雪而其名

又美故當時之人不曰霸忿而曰仗義桓公之橫行于天下也巳極而其兵不試故當時之諸侯不曰橫行而曰盟會故不惟周王得位列國寢兵百姓休息雖桓公亦自喜于得仲之晚也自然任之之專也巳何也本以私意出而反以公道入本以取小出而反以服大入本以儌倖出而反以全勝入本爲人致出而反以致人入本爲鬬爭出而反以歸順入本爲齊侯出而反爲尊周入桓公雖欲不信管仲不可得矣此其借之之力固所以脩方伯之職非分外舉也何

以得罪于三王乎吾以爲正有功于王者矣故爲三
王易爲五伯難夫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一
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
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故脩伯者之事仲實始之自
是秦穆晉文宋襄楚莊相繼效尤遂成五伯此五伯
之所由名也而二百餘年之周借是以延長不滅誰
之功耶而以爲無道桓文之事可歟蓋孟氏徒知夫
子小管仲之器而不知夫子實心服管仲之功其小
仲之器者亦大槩爲門弟子云耳當時門弟子如子

貢亦不免以得邦家望夫子故夫子曰待勢而彰其器小也人亦何待功業烜赫而後足以立乎世哉非以夫子之事功爲能有加于仲也

樂正子

孟子以樂克爲善人信人夫曰善人則不踐迹矣曰信人則有入室之望矣可喜何如也夫人之所以終不成人者謂其效顰學步徒慕前人之迹爲也不思前人往矣所過之迹亦與其人俱往矣尚如何而踐之此如嬰兒之初生也未能行立須藉父母懷抱提

攜乃能有往稍長便不用矣況既長且大歟今之踐迹者皆嬰兒之類須賴有人在前爲之指引者也非大人事也夫大人之學止于至善至善者無善之謂也無善則無迹尚於何而踐之然則非但不必踐不當踐雖欲踐之而不得焉者也夫孔子非迹乎然而孔子何迹也老聃非迹乎釋迦非迹乎然而老之與釋何迹也今之三教弟子皆踐彼迹者也可不謂大哀乎惟是世間一種善人自然昭合乎至善之初生來便自不肯依人脚跡作轅下之駒矣故孔子屢稱

之而極言其不可得見乃孟子遽以許樂克則樂克亦可人哉吾且極言之凡人之生負陰而抱陽陽輕清而直上故其人得之則爲狂陰堅凝而執固故其人得之則爲狷雖或多寡不同參差難一未能純乎其純然大槩如是而已惟彼純陽之徒純陰之順則其人難得見之夫子所以思也自今觀之聖人者中行之狂狷也君子者大而未化之聖人也善人者狂士之徵稱也有恒者狷之别名也是皆信心人也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曰主忠信夫善人而至于信

則駸駸矣是信者狂狷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惟其不學則謂之善人從事于學則謂之君子由有學而悟無學則謂之中行而信實根抵之矣學者不識善人之宦乃以廉潔退讓篤行謹默之士一槩當之是入鄉愿之室而冒焉以爲登善人之堂也一何視善人之淺哉孔子之門曾點以狂而見道曾參以狷而信道此其彰彰較著焉求之于古必如伯夷伊尹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方可名爲狷者君狮士師則狂者流矣由此觀之放勲狂而帝文王狂

而王泰伯狂而伯皆狂也若舜也禹也湯與武也以至周召之列皆狷也微子狂而去箕子狂而奴比干狷而死夫子曰殷有三仁焉曰三仁者無彼此也管夷吾狂之魁也漢高帝狂之神也漢文帝狂之聖也陶朱狂而哲子房狂而義莊周列禦寇道家之所謂狂也曹相國汲長孺道家之所謂狷也皆能措刑於不用已不勞而民安之矣荀之與楊聖門之所謂狂狷也韓子何人而遽指其醇疵哉若陶淵明肆于菊東方朔肆于朝阮嗣宗肆于目劉伯倫王無功之徒

肆于酒淳于髡以一言定國肆于口皆狂之上乘者也難之難者其東方生乎避世金馬門以萬乘為僚友所謂古之狂也肆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與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人而與之是狷也孟氏之所謂次也猶言志至而氣即次之謂不可以軒輕也惟天地之生狂者不數故古今豪傑獨狷者差多耳吾且畧陳其一二焉伍員以孝狷屈平以忠狷藺相如以勇狷賈高以氣狷魯仲連之倫以俠狷天下後世但指以為一偏一曲之士未有知其脩者下至

東漢節義之士大率如此惟牛醫兒一脉頗爲害事甚至互相標榜目爲曾閔顔子自謂旣明且哲是則敗德而禍來學由視家國將傾諸賢就戮上之不能如孫登之汚埋次之不能如皇甫規之不與下之不能與狐兔之悲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死以爲名高是誠何忍哉此鄉愿之學狂狷之實不可以不早辨也寧獨是文章亦然李謫仙王摩詰詩人之狂也杜子美孟浩然詩人之狷也韓退之文之狷柳宗元文之狂是又不可以不知也漢氏兩司馬一在前可

稱狂一在後可稱狷狂者不軌于道而狷者幾聖矣雖心源瑩徹未知何如予獨怪其論人物定是非古今前後一眼覷破如日鏡之于形影也如死者復生立而在于前相對語笑復欷歔涕泣感慨抵掌搤腕而不能已也使讀者如寤如寐如夢如憶如醉如醒恍兮惚兮如身在太陰之中人在九泉之下不知彼死兮我生彼生兮我死杳莫能覺是爲奇耳蘇氏一門父子兄弟三人一爲狂一爲狷其一爲縱橫者流披公論議節槩雖與謫仙相似第猶有耿耿忠愛之

意以至坎懔而死亦其宜耳當其時君相知之矣後世又知之矣但所謂知公者亦不過以其才之奇耳則謂之不知公亦可也其殆孔北海禰正平之狂與嗟夫世無孔子則古今天下無眞是非世無司馬則誰爲繼孔子者此予之所以語狂狷也知狂狷則知善人矣然則樂克亦可人哉

文中子

文中子於道稍有見其自負亦不小葢以聖人爲己任者也然學未離門戶教不出垣墻而責房魏不能

與禮樂矣當太宗時門弟子羅列將相未謂不遇也而曰有君無臣曰必待董薛則仲淹之教可知矣彼其區區欲以周公之禮樂治當時之天下以井田封建肉刑爲後世之必復一步一趨舍孔子無足法者然則使遇而在猶不能致治平也況其徒乎

謝良佐

朱熹云孔門只說爲仁上蔡却說知仁人能見得此心便是爲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爲張子韶再傳而爲陸子靜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盡衝突之子韶所

不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之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禪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是也卓吾曰不因文公言那得知顯道

行業儒臣

或問予曰德行有二乎李生曰何可二也夫聖人在上教出于一成德爲行二之則不是矣然則子之分德行爲二也何居曰去聖人既遠學務徇名非名弗學非學無名以名爲學失其本矣德之與行雖欲不二又可得耶且夫足乎已無待于外之爲德韓子

固文學之儒也而言德則聖門之德行是也君子之儒也所謂由仁義行者也是集義也今無得于心而日以號于人曰我能行道則亦小人之儒而已所謂行仁義者也是義襲也由此觀之在子夏已不免爲小人之儒矣况于他乎彼當其時親受業于聖門而爲高足之徒者也猶尚如是况于千百世之後乎在聖人已知其徒之學爲儒學爲德行者必至于是也故合而言之猶恐其爲小人而不肯爲君子也盖合之則爲君子分之則爲小人其在今日則夫教人之

為君子者已不自知其入于小人之歸矣況學者乎是故分之使知其德自德而行自行斷斷乎不容以自誣也蓋分之則為君子合之則為小人則亦不得已焉耳矣嗟夫此何事也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平皆在于此而可輕乎于是以不避忌諱切骨而論之要使人務于實學道期于心得隨體默聽心齋坐忘則庶乎不愧于君子之儒可以列于德行之科矣否則矜名譽而誤後儒是聖門之罪人也豈不痛哉

司馬光

善夫畢仲遊之納忠也唐肅宗語房琯曰六軍萬姓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第五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能對嗚呼光謂安石不曉理財可也而謂不加賦而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于加賦以爲弘羊欺武帝之言則可笑甚矣夫武帝豈易欺者哉且光既知財貨百物皆天地之所生矣生則烏可已也而可以數計邪今夫山海之藏麗水之金崑山之璧銅鉛銀錫五金百寶之産日入商賈之肆時充貪饕之囊不知其幾也所貴長國家者因天地之利而生

之耳大學不明言生財有大道乎又言生之衆爲之疾不專專以節用言也若專以節用言則必衣皂綈之衣惜露臺之費者然後可以有天下爲天子也夫文帝之恭儉乃千古之聖主古今爲天子者亦多矣必皆文帝而後可則是富有天下反不如千金之匹夫也人人又何憚而不爲匹夫何羨而必爲天子也宜其不足以動安石之一顧而敢神宗罷生財之一念也與明道所謂當分其過者誠與畢仲游之忠言互相發云

朱子

自侂冑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南園山莊竹籬犬嘷共爲傳笑焉然侂冑非有秦檜之姦惡也不過貪富貴患得失之小人耳若皆目之爲姦欲必去之則太甚矣其釀成勢焰流毒邦家則以君子自負者激而成之殊可怪也李生曰侂冑之得志汝愚存之也學道之受禍晦翁導之也當時汝愚若以節度使授侂冑已矣節度使不與而與太師可乎夫當朝廷賞功之時則宜以

賞功爲重一毫已見不可用也而曰我爲宗臣爾爲外戚可歟我欲博宗臣不受賞之名矣而欲抑侂胄以同我又可歟縱曰其人不可吾姑假此以抑之則此賞功者也非所以論人也吾又安得作好惡于其間哉秉國之鈞不平謂何當此宰肉之際而以㦸見裁抑不平陳孺子不爲也況學孔氏者乎夫趙爲丞相朱爲講官侂胄未得志也而朱先生侍講首以侂胄爲言何哉既約彭龜年共攻之矣他日經筵復留身論奏至于再至于三必欲決去之而後已吾恐天

下之人耳盡聾目盡瞎亦必以我爲阿附丞相者矣
縱家置一喙告之曰我不爲黨不立異不以道學自
名不爲僞必不信也夫我以彼爲小人彼亦以我爲
小人此定理也彼以我爲僞學我旣以爲不是則我
以彼爲小人彼又安肯是我哉彼此不相爲是則又
安所定也且夫我本欲決去小人者也而小人又決
不去是無術也苟無術是無學也旣無學又何以從
政而安民乎則謂我爲僞學亦可矣浙東初命先生
即以唐仲友爲奇貨甫入奏事先生又以其昇爲首

禍信如所言則凡在君側者必如先生而後可矣又安可得也夫孝宗願治之主也治貴達時學必經世彼其時爲人臣子者觸目激衷哀號痛恨不在其昇一豎子明矣吾意先生當必有竒謀秘策能使宋室再造免于屈辱呼吸俄頃危而安弱而疆幼學壯行正其時矣乃曾不聞嘉謀嘉猷入告爾后而直以內侍爲言是爲當務之急與或者聖人正心誠意之學直爲內侍一身而設顧不在乎夷狄中國之强弱也則又何貴于正心誠意爲也上雖欲不厭聞不可得

矣吾故謂今之學者但能不講學則天下太平矣但能見巳之小人而不見人之小人則雖曰不講學吾必謂之學也然自古及今以能去小人謂爲君子者多矣獨先生哉快一巳之喜惡流無窮之毒害僞學之禁有以也

司馬相如

論者以相如詞賦爲千古之絕若非遭逢漢武亦且徒然故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聽者希則爲者雖工而其志不樂况有天子知而好之此相如之遭所以

爲大奇也自是而降賦莫盛于楊雄文莫尚于韓愈然雄已不見知于漢愈已不見知于唐矣況其時取士以此天子好音君臣相知賡歌迭唱至盛極文之時乎今觀愈之文亦無難讀者柰何寥寥至百餘年必待穆伯長而後知其好也假使讀子虛上林又嘗何如也故吾謂漢武帝眞不世出之雄者非過也雖然又有奇者方相如之客臨卬也臨卬富人如程鄭卓王孫等皆財傾東南之產而目不識一丁令雖奏琴空自鼓也誰知琴心其羅列賓席者衣冠濟楚一

何偉也空自見金而不見人但見相如之貧不見相如之富也不有卓氏誰能聽之然則相如卓氏之梁鴻也使其時卓氏如孟光必請於王孫吾知王孫必不聽也嗟夫斗筲小人何足計事徒失佳偶空負良緣不如早自決擇忍小恥而就大計易不云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明相照同類相招雲從龍風從虎歸鳳求凰安可誣也是又一奇也悲夫古今才士數奇寡諧奈何彼相如者獨抱二奇以遊于世乎是以感慨而私論之未敢以語人也

呂惠卿

惠卿美才王雱百計害之惠卿以爲皆安石所教也發其私書世人報復雪巳常態耳夫愛生惡炙人人同心急功名憤禍敗畏譏毀寧獨一惠卿然哉蘇子由之疏過矣令人何可當也

章惇

惇性剛狠驕𪆐才贍以衆人攻擊不得伸其氣輙爾乘時報復使有聖主賢相裁而用之亦足建功定國非邢恕蔡確比也

蘇軾

子瞻自謂嬉笑怒罵皆可書而誦信然否夫嘻笑怒罵既是文章則風流戲謔總成嘉話矣然則吹箎舞劍皆我書笥雀躁蛙鳴全部鼓吹坡公得之是以大妙奇正相生如環無端顛倒豪傑莫知端倪不亦宜歟然無坡公之心而效其嚬無坡公之人而學其步而自謂曰我能嘻笑怒罵也我能風流戲謔也又奚可古今風流宋有子瞻唐有太白晉有東山本無幾也必如三子始可稱人龍始可稱國士始可稱萬夫

之雄用之則爲虎措國家於磐石不用則爲祥麟爲
威鳳天下後世但有悲傷感嘆悔不與之同時者耳
孰謂風流容易耶

司馬遷

觀班氏父子譏遷之言謂眞足以譏遷矣不知適以
彰遷之不朽耳使遷而不淺陋不疎畧不輕信不是
非謬于聖人何足以爲遷乎則玆史固不待作也遷
固之懸絕正在于此夫所謂作者謂其與于有感而
志不容已或情有所激而詞不可緩之謂也若必其

是非盡合于聖人則聖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夫寀聖人以爲是非則其所言者乃聖人之言非吾心獨得之言也言不出于由衷情非由于所激則無味矣有言者不必有德又何貴于言也此遷之史所以爲繼麟經而作後有作者終不可追夫春秋者夫子之史也筆則筆削則削初未嘗蔡古之聖人以爲巳之是非也故游夏雖文學終不能出一辭以贊之而況爲之傳爲之註乎葢夫子之心則天下後世自知之至其言之不可知者初無害其爲可知知又

何必穿鑿傳會以求合于一字一句之間也當時惟有左氏直傳其事使人詳其事覽其辭高下淺深各自得之故昔人有言左氏本爲經作而左氏寔自孤行誠有見也使其依阿夫子言必牽合其爲文必不工縱矯强爲工亦且無味誰能重之史記者遷發憤之所爲作也其不爲後世是非而作也明矣其爲一人之獨見也者信非班氏之所能窺也與若責以明哲保身則必死於竇固之獄又誰爲之其視犯顏敢諍者又孰爲不明哲與

武臣總論

戰非聖人之得已也上兵伐謀不戰而自屈矣今夫楚人百戰而百勝漢人百戰而百不勝然卒爲漢所并者伐其謀也然則楚人雖善戰將安施乎知此則知大將之任矣彼以勝敗論將者非知大將之道也若夫謀定而後戰戰而必勝皆不越于此矣此可以語將未可以語天下之大將也可以語兵未可以語天下之上兵也吾又安得深謀蚤智之士明于堅忍致人之術者以與語不戰之旨乎司馬仲達是已仲

達受巾幗婦人之辱聞畏蜀如虎之誚終不得而致也彼六出祁山運粮不繼卒自苦耳司馬氏無損兵費粮之失而諸葛已困矣末後渭濱屯戍諸葛氏固自以筭無遺策不知仲達已逆知其必不能久也本欲致人而反見致于人亦豈得爲謀之善歟然則陳壽謂將略非亮所長者未爲過也太上之言曰柔勝剛弱勝强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至矣哉爲將者所宜潛心也

吳起

李卓吾曰吳起料敵制勝號知兵矣而卒困於公叔之僕何哉其廢公族疏遠以養戰士所以强楚者以是所以殺身者亦以是其麤錯之徒與任事者必任怨雖殺身可也又曰李克亦可人哉使訪之程正叔輩必以貪財好色見殺矣孰與富國强兵乎

韓信

蒯通爲侯畫策何其工也而不知侯之終不聽何哉然卒如其策矣侯固無負于漢祖也方其築壇拜將一軍皆驚卒之少年之耻雪漂母之恩酬志亦遂矣

堂堂赤幟涉洪囊沙垓下拔羽木嬰破魏雖西楚霸王且恐懼遣武涉往矣英雄萬古香安在乎其無王也諺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今世人士少知自好循能判身首以就功名況烈丈夫之業乎等死耳牖下亦死湯鑊亦死自無用太較計爲也嗚呼天地如存三傑長在鄭侯之命不延淮陰之壽不短彼區區者猶抱寃痛于侯其餘幾之人哉

趙充國

充國武賢雖同歸復故官然公爵位極矣安得全不

為辛子謀平浩星賜之言千載不可易也兵事不必盡言武賢決當薦用決不宜使之徒勞而無賞也是皆公之知有已不知有人處故未善

陳湯

詳劉向谷永耿育三書則知腐儒如匡衡輩狗私忘國妬賢嫉能蓋千萬古一律矣有志之士是以長守貧賤抱關擊柝而不悔也

曹瑋

寶元中王鬷為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反上問邊

倘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鬷謫虢州語
人曰昔予奉使至河北是時曹南院爲定帥鬷至定
治事畢瑋謂鬷曰公事已畢明日願少留明日饌食
罷瑋屏左右謂鬷曰公滿面權骨不十年必總樞時
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
卒鬷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
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
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其父
謂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

肯爲吾用者瑋聞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牙市中欲一識之竟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而觀之眞英物也必爲邊患公其勉之

李卓吾曰對王融談兵如對假道學談學也對耳不相聞況能用之於掌本兵之後乎旣失官矣乃更思前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范仲淹

李生曰使張睢陽不受死則郭令公不得羨收京之勲使段司農不亟死則李太尉不得專克復之績使

范文正不貪宋朝人物第一之名則巍巍相業又豈潞公魏公諸賢所敢望哉何也以此三公者才智固有以大過於人也惟有以累之故其智不得藏而才不得小焉耳然亦古今之傑矣予固不忍系之於名臣之列而特附見於大將云何也天下惟相才將才最難得也相才得然後朝廷尊將才得然后朝廷益尊若其他技能皆收羅畢舉于將相之門者安可與將相並論也觀者勿曰文正之賢當列在德行之科審若是非惟不知文正亦且不知德行矣世固有行

可以表俗言可以執世而無益于國家成敗如尾生存已者豈少耶

賢將論

大將之事非賢將之任也大將則勿問而知其賢矣大將之所爲非天下之至神不能當也始計曰將者智信仁勇嚴岳忠武侯曰五者缺一不可然是五者智爲先智則其見大其識遠其幾沈其見事敏而決其中虛而能聽能受其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知可以勝不可以勝者至矣信如四時不可易也勇如雷霆

不可犯也仁則視卒如子不忍傷也嚴則視子如卒有犯輒死不姑息也將有此五者不言賢賢可知矣苟非大賢上聖又安可以語大將之事也世平時緩家詩書而㞐禮樂糟粕者冠冕珮玉以立於朝視甲冑之士皆為武夫為麄人小小儆戒卽推以與一二麄人而自視則曰我伊傅周召也我皐夔稷契也安能知此麄人之事哉蓋食肉者乃細人彼赴火者盡麄人也嗚呼古今天下又安得有如是智信仁勇嚴之麄人而用之哉

馬援

援初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囂其言甚美朱勃之上書白援無罪也其言亦美然援實俠之豪其爲書與嚴敦反令其效伯高不欲其效季良何哉然卒以此書得改葬則此書信不爲無意矣范氏謂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于讒隙此言非也夫伏波節俠也既自許以馬革裹尸矣又何畏乎壬人何畏乎讒說嗟乎功名之際理自宜然

皇甫嵩

蔣濟論曰皇甫嵩朱儁並以上將之略受脤倉卒之時及其功成師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斂策而已不有夫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

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終歸全其致不亦貴乎李卓吾曰范氏此論當矣夫退讓者盛德事也持此爲君則漢文其選持此爲將爲相則天下歸心衆謀畢集將國勢實賴而何有於一家乎是乃古今天下建功立德保國定家之第一著好棊子也惜乎人人皆知而不能下也古今天下惟一留侯知之是以功成而遂辟穀不事使淮陰早知此義族其可得而赤耶然則韓信之不聽蒯徹之說也未爲不是也獨其所以居功者未是耳夫當功業烜赫之日

封爵在前富貴在後獨能退讓不居推功與人似君不知有身家之念子孫之遺者不知正所以深念其身及其家而遠遺子孫也故曰世人皆遺之以危吾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此當時隱者之語語此一著者也夫古今天下惟貧而隱者不昧此一著故終其身亦能守此一著然此一著也非但貧而隱者知之彼貴且富者亦未嘗不自謂能知而又能下之也平時咸自謂曉了及乎事功已立名利可居卽遂迷謬不反矣吾是以知貪之爲禍而功

名富貴之迷人甚也彼皇甫義眞者獨能知而下之豈不誠可貴乎范氏之推之也固宜雖然義眞之不受閻忠之說也宜也若子鄺之說梁衍之說咸棄不用則身家之念起矣是退怯也非退讓也是又安足貴也吾故因范氏之論而推明之曰爾知身家之不足繫乎非不足繫也愛身家者未必能保其身家而不愛其身家者正所謂善保其身善保其家者也嗚呼皇甫義眞之不死于董卓之手者幸也若朱雋者次赴陶謙等倡義之招而赴傕汜卒爲汜所留而死

於郭汜之手噫何以異哉

李勣

李勣一言喪邦何謂哉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乎此平常之說也平常緣乎人情名教高于責備然安知夫專事名教者平生果無三房五室與帷簿之私乎吾恐其不免于責主之明恕已之闇也甚矣脩齊治平之說之足以禍天下也非脩齊治平之不可也所以講于誠意正心之說者非也始未暇論夫高宗之昏其能割枕席之愛以拱手聽命于

諸公乎武氏妬悍如此其肯低首回心終爲人下乎諸公于此亦不智矣諸公但見犯顏敢諫之爲忠殺身成仁之名美尊守名教之爲賢不知適以增武氏之虐熖而引之滔天也益至于易姓受命改唐爲周然後知其罪不在李勣許敬宗而在褚遂良長孫無忌諸人矣彼其敢于肆毒與羅織誅殺宗室大臣者不過欲以箝天下之口而使之不敢違異也使其時畫如陳平絳侯畧無違異之嫌則武氏固聰明主也非呂氏比也試觀近古之主有知人如武氏者乎有

尊以愛養人才爲心安民爲念如武氏者乎此固不能逃于萬世之公鑒矣夫所貴于君者不過以不知人爲患耳今觀婁郝姚宋諸賢並羅列于則天之朝迨至開元猶用之不盡如梁公者殊眷異禮固沒身不替也宋璟剛正嫉邪日與二張爲仇武氏不過也何也賢人君子固武氏所深信而敬禮者彼其覼廬陵王輩懦而不足爲不待他日有天下而後見也然則武氏豈宜以女主觀哉善乎賈生言之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廉矜小行人主惟天下安社

稷固耳由此觀之帝王卿相所責固大矣若謂李勣一言喪邦則陳平周勃阿意順旨梁公終始于濁亂之朝褫爽縱博日與淫奴爲伍是皆萬世之罪人也

賊臣

所謂貪賊者謂其志在得失猶可得而餌之籠罝而使之也如林甫檜者方自以才智駕御一世非漢祖之神聖魏武之雄傑安能使之哉故有國者不可不慎也若蔡京使貪可也陳平使詐可也周興來俊臣等使之殘刑以逞可也彼呂不韋司馬仲達諸人雖

以秦皇之威魏武之毅不可畜而使之也何也彼固以畜秦皇魏武為也一滅秦于先能使秦皇為其子一滅魏于後能使魏武不能兼其身皆千古巨奸未可輕易非是則雖狠如敦温逆如安史皆可得而驅馳畜養之矣不必兼也何也天下惟小人最多才焉故也才不易生故尤不易兼此惟真聰明之主能知也懷恩懷光乃心王室區區之心無以自明不能抵頭就戮甘心于讒臣之口遂發憤以至此耳非可與逆賊同比倫也明矣是皆死難立功之臣也若王陵

歟子不忍去官而忍殺母非但毋死不奔喪已也曾參絕之矣

秦檜

使檜不死高宗有寒心矣使檜葬而永年高宗不壽檜不但欲受九錫已也原其所以竭力事金者冀他日如契丹立石敬塘故事耳其設心自以坐而享張邦昌劉豫之貴也趙鼎諸人不學無術盡入其術中而不悟悲夫

太子寃

明皇待諸弟如此待諸子又如彼何也讓皇帝于是爲不可及矣非讓皇帝有太伯伯夷之賢則明皇之待諸弟不難于諸子矣

唐宦官

元載亦有權術可用然代宗初失國倚侍魚朝恩力而卒受制於朝恩及誅魚朝恩實得元載力而卒受制於元載然則爲人主者亦難矣不用不得用之又不得是以雖郭令公心事如青天白日人主難遽信也而況如令公者古今天下又最希鮮者乎吁非大

聖人安能當九五之位與

外臣總論

時隱者時當隱而隱所謂邦無道則隱是也此其人固有保身之哲矣然而稍有志者亦能之未足爲難也若夫身隱者以隱爲事不論時世是也此其人益有數等焉有志在長林豐草惡囂躭寂而隱者有懶散不耐煩不能事生産作業而其勢不得不隱者以此而隱又何取于隱也等而上之不有志在神仙願棄人世如陶弘景輩者乎身游物外心切救民如魯

達子著乎志趣超絕不屈一人之下如莊周嚴光陶潛邵雍陳摶數公者乎蓋身雖隱而心寔未嘗隱也此其隱益高矣然猶未大也必如阮嗣宗等始爲身心俱隱無得而稱焉嗟夫大隱居朝市東方生其人也彼阮公雖大猶有逃名之累尚未離乎隱之迹也吾謂阮公雖欲爲馮道之事而不能若馮公則眞無所不可矣

吏隱外臣總論

使子房不爲韓則終始辟穀人也且不知有吏矣安

知有吏而隱乎既已藉漢滅秦報韓是以不容不吏隱于漢耳迹若吏隱而心非也吾迹其終之所就又得不謂之吏隱乎使侯生不遇公子則終身抱關人也一遇公子則出奇畫策刎頸相隨視死如飴矣何者得死所也迹若吏隱而心亦非也吾迹其七十之初據其平生之寓是以亦謂之吏隱云耳吾故曰二子皆吏隱也夫古今豪傑終身不遇而卒老于抱關死于牖下者何限也彼侯生之得死于公子者幸也設不幸而不得死則將終抱關將終吏隱自不容不

耳之矣若子房者當日既不能死始皇於一擊之下他年又若不能遂滅秦之兇子房肯耳心辟穀已乎嗚呼國士之遇也知己之感也滅國之恨也五世之寃也千載豪傑其揆一也吏不吏隱不隱皆迹也非所論也具眼者倘以我言爲然否

胡廣

甚矣殺身之難也世之人士動以殺身律人過矣使必皆殺身而後可此賢者所以終身岩穴不肯見於世也胡廣趨誠雖不能如李杜之極諫力爭然李杜

既死仍復有李杜者相繼而起羅列於朝誰之力歟其與自殺而遂已者厥功倍矣故曰天下中庸有胡公信哉其爲中庸也豈若張禹者以帝師之重言聽計從乃曲意阿鳳專爲孫謀者比乎吾是以亦謂吏隱也蓋隱于無名者也

馮道

馮道自謂長樂老子蓋眞長樂老子者也孟子曰社稷爲重君爲輕信斯言也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養民也民得安養而後君臣之責塞

塞君不能安養斯民而後臣獨爲之安養斯民而後馮道之責始盡今觀五季相禪潛移嘿奪縱有兵革不聞爭城五十年間雖經歷四姓事一十二君幷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鋒鏑之苦者道務安養之之力也譙周之見亦猶是也嗚呼觀于譙周仇國之論而知後世人士皆不知以安社稷爲悅者矣然亦必有劉禪之昏庸五季之淪陷東漢諸帝之幼冲黨錮諸賢之互爲標幟乃可不然未可以是而藉口也

李溫陵集卷之十五